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 的血色 投资

谢国平 著



中国商人为什么永远只寻求“捕鼠的特权”？

尽管他们深知，当失去自由的资本被迫走上依附权贵之路

二者的结局往往先是疯狂，继而覆灭。

国内首部以金融视角解读蒋氏政权兴废的纪实力作
只关乎半部民国史，却写尽了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的纠葛

凤凰出版社

押宝蒋介石

江浙财团 的血色 投资

谢国平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押宝蒋介石 / 谢国平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506-1822-0

I. ①押… II. ①谢…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8705号

书 名 押宝蒋介石

著 者 谢国平

责任编辑 刘晓燕

图片提供 FOTOE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邮编: 065200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02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822-0

定 价 45.00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目录

第一章 投资北伐，怎么算才是好买卖？ / 001

蒋介石发急了，为的是钱，也就是军饷。他急吼吼发电给宋子文称：“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发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蒋介石遇到了当年孙中山革命时的老大难问题：缺钱。

第二章 资本从头到脚都插着政治的天线 / 019

宋子文也在找新的财源。上海滩上最有钱的财团——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虞洽卿投石问路，让小兄弟王晓籁前往广州打探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动荡之中，上海商人们焦急地寻找着保护伞。

第三章 你有枪有权，我有钱有铁算盘 / 037

一位迅速上升的政治明星受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高度关注，此人有枪，有权，更有着比其它军阀在政治上的优势，但缺钱。而江浙财团有钱。他能一统天下吗？钱能搞定他吗？

第四章 一场幕后交易，挥别了“革命的中国” / 047

陈光甫、钱新之等银行家以有限的政治智慧，赌一把的心态，秘密地给了蒋介石 50 万。虞洽卿也冒着风险急匆匆到南昌会晤蒋介石，要用金钱换取武力。

第五章 上位者的烦恼——“缺钱”与“党争” / 063

蒋介石试图迁都南昌，以挟天子而令诸侯，但宋子文冷冷说，我不给钱，看他有什么办法！总司令最后还是向财政部长低下头，没有钱万万不能。

目录

第六章 联手江浙财团! 联姻宋氏家族! / 083

庐山上,四位盟兄为蒋介石定下宏图大计,宋家老大宋霭龄也与蒋介石谈定结盟条件。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宋氏家族的帮助,还有红娘牵线。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决胜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他迅疾向上海进发。

第七章 大上海,向右走 / 099

面对大危机,大商人们亮出了底牌,钱问题不大,只要姓蒋的替生意人说话。对于蒋介石来说,钱是大问题,只要给钱,就能搞定一切。江浙财团在1927年春天,以“押宝一次,不知如何?”的心态,用银子作为选票支持了蒋介石。

第八章 蒋介石果然是替商人说话的! / 129

一场屠杀后,没有了工潮,没有了暴动,街面不断有新的商店、钱庄、银行开张,还能听到贺喜的爆竹声。江浙财团以为押宝蒋介石押对了。1927年的“倒春寒”中,江浙财团期望着“清党”后能建立一个安定有序的商业环境。

第九章 大买卖成交,咬牙给了1.36个亿! / 145

上海滩的银子源源不断流向蒋介石的腰包,蒋介石无底洞式的筹资大大出乎江浙财团最初的期望,一场革命竟然耗资如此巨大!银行家们开始不满。

第十章 以退为进,玩转时局 / 169

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被通缉,纺织大王荣宗敬被封了家门。军人为了粮草,打家劫舍,绑票勒索,一切残酷的暴行都有了理由。但江浙财团依然押宝蒋介石。

目录

第十一章 蒋氏王朝与企盼中的经济秩序 / 181

大炮和金钱交相互用，蒋介石收拾了各路军阀。倍受勒索摊派之苦后的江浙财团一次次地抗争，捍卫商业社会的生存法则。蒋介石则以怀柔功夫应付，给这些上海滩上的大亨们一一戴上了“红顶”。

第十二章 商业自由，匍匐在权力脚下 / 199

上海总商会被摘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被关，江浙财团的大商人们咽下自己酿的苦酒。但是，帮会老大杜月笙却得意地品尝着政治投机后赌赢的甜酒，摇身一变，成为上海金融工商界头面人物。

第十三章 与政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 219

上海滩掀起了公债投机的热狂。公债如一根神奇的香肠，一端养活了政府军队，另一端喂肥了银行家。中原大战，蒋介石一手大炮开仗，一手金钱收买。将对手一个个收拾了。

第十四章 没人扛得住，连国舅也被逼辞职 / 241

江浙财团却心疼地发现他们的钱仍在被蒋介石用去打内战，忍无可忍了，再次团结起来向南京政府抗议。宋子文也拍案怒责：“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

第十五章 哈哈先生上台，强力金融大兼并 / 259

孔祥熙空手套白狼先吞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另外三家商业银行，并以一连串的组合拳，将浙财团打蒙打散了。江浙财团老板们痛苦地发现正在被蒋介石如挤柠檬一样，最终挤干后扔在一边了。

目录

第十六章 大通胀，一个政治时代的挽歌 / 291

1949 年的炮声中，一代商业精英在时代大转折时选择了退出。几经沉浮，他们不再押宝蒋介石，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远离共产党，也远离国民党。结局令人唏嘘。

押宝 蒋介石
YABAOJIANGJIESHI

第一章

投资北伐，
怎么算才是
好买卖？



蒋介石发急了，为的是钱，是军饷。

这是1926年的深秋，江西南昌城下，炮火连天，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火光烧红了半边天空。

直系军阀孙传芳的部队紧守城门，前线督战的蒋介石指挥着北伐军一味冒险猛攻，火攻两天两夜，尸首遍野。

久攻不下，蒋介石烦躁、恼怒。

北伐以来，蒋介石一路凯歌，全军将士气势高涨，但一进入江西就遭遇孙传芳的顽强抵抗，在南昌出现了拉锯战。

硝烟飘散开去，如血残阳下，南昌城依旧固若金汤，蒋介石内心感到了耻辱。这已是第二次攻打南昌了。

起初，他派亲信张群秘密进入南昌，试图外交解决，但遭到孙传芳的拒绝：“蒋介石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打了几年仗？竟想与我平起平坐！”

广州国民政府内已有人发出了讥笑声，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以嘲弄的口气说：“总司令率领这么多军队，竟然会败在南昌城下。真是怪事，最好还是休息吧！”

这位有着远大抱负而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把国事看作自己基业的总司令岂能栽倒在南昌城下？

这时后勤官提醒他，大军的伙食费快用完了。军需吃紧让蒋介石火上

浇油。他急吼吼地发电文给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和财政部长宋子文称：“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发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如何盼复。”

总部就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用自杀要挟，可见问题之严重。蒋介石生性好横，脾气火爆，逼急了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怪他自己。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他身为总司令，应该知道打仗是要花大钱的。但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开战后北伐进展会如此之神速，开销会如此之大，10万军队的总部只有万元经费！

这又不能怪他，蒋介石只是一介武夫，不是会计，而且他对战事的判断也很近视。当初制定北伐计划时，他认为北伐军最多能打到武汉就不错了，军事预算是按三个月计算的。没想到北伐军不到两个月就占领了武汉，按照这样的速度估计年底就能搞定长江流域。

就在这一年的9月中旬，蒋介石带着人马顺风顺水进军江西，春风得意马蹄疾，眼前是一片光明。他提出了“一星期攻下南昌，10日内应抵九江，与鄂省联系一片，再会中州”的计划，可惜的是灿烂的愿景中却有不祥之兆，就是军费拮据。军饷奇缺让他头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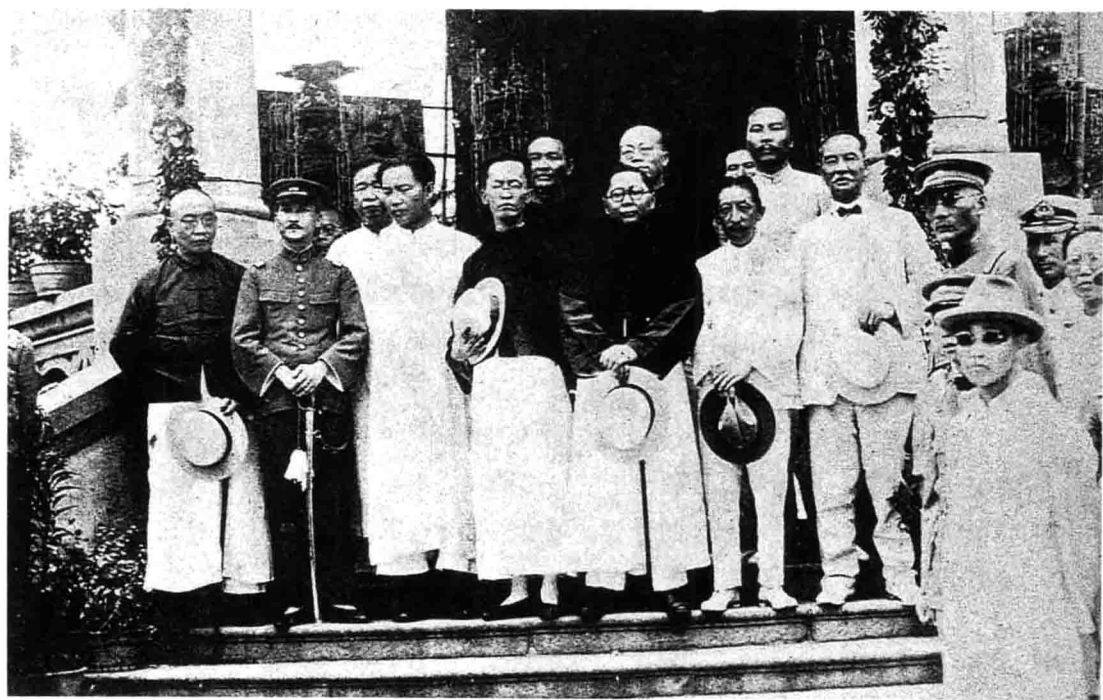
1926年4月3日，北伐前夕，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他精心谋划的北伐大计，并计划军费开支数目：“出发时应备足二个月军费，战时，每员每月以30元计算，如准备二个月，则需筹足500万元。”

广州国民政府确实筹备了军费500万元，供两个月用。但是不到两个月，北伐军便占领了武汉，蒋介石信心高涨，跃马扬鞭地指挥军队开进江西，要一鼓作气拿下南昌。战事的进展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计划，各地军队也纷纷前来依附，请求改编。兵马多了，军饷也就要得更多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蒋介石兵马已动，粮草却不济，这岂非兵家之大忌？

1926年11月24日，蒋介石又十万火急地发电给宋子文：“查前方饷糈万急，兼之时已严冬，各军将士饥寒交迫，冬衣待需在即，服装及10月份经费，应如何拨济，兄应负完全责任，祈勿漠然视之为盼。”

蒋介石说话已经毫不客气了，你宋子文要负责的，别把他的话说成不当回事，少了军饷，要找你算账的。



1925年7月1日，以汪精卫（前排左三）、胡汉民（前排左四）、廖仲恺（前排右二）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初生的政权偏居一隅，却不失对抗昏愤腐朽的北洋政府的勇气。于上年5月受任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此时手握重兵，雄心勃勃，但在政治上仍未崭露头角。

二

1926年7月9日，39岁的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统率陆海空三军，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北伐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了盛大的北伐誓师大会。顶着烈日，蒋介石以浙江宁波官话慷慨陈词，誓师北伐：

……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梟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

北伐是统一全国的战争，又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北伐的对象名义上是北京政府，但这个政府实际上已四分五裂，被4位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4位军阀是：盘踞西北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拥兵15万；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兵力20万，占据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隶南部；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有兵力20万左右，割据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据有东北的“满洲虎”张作霖，兵力30多万。

相比之下，北伐军仅有广东一地，总兵力不过10万人。北伐军采取了“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策略，各个击破，竟然一路捷报。

但是军事顺利，军饷不利。

带兵的人都知道，如果部队欠饷过久就有可能发生将士哗变，仗就没法打。蒋介石火烧火燎，只能不断地催，催解军饷，急如星火。他致电谭延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诉苦：“此间财政困难已极，公债券及大洋票，请速全数寄，随到随用，愈弄愈拙……。”

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蒋介石这时真是急了。

三

没有钱，枪炮就打不响，枪炮打不响意味着什么？蒋介石作为军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孙中山无可奈何地将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缺钱是一个重

要原因。

当年，孙中山一到南京才发现各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后急需行政开支，地方税赋基本上都被就地截留，根本不上交南京临时政府，反而向其要求拨款；关税收入则被列强以“中立”的名义冻结。临时政府几乎没有什么财源。

没钱，发不出军饷，天天有军人到南京陆军部来闹。据说有一次，安徽军人索要军饷，万分火急，孙中山批了给20万元，但是领款人到财政部，却发现金库里只有10块大洋。有军人已经放出话来：“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

庞大的财政压力和对军队哗变的担忧压得孙中山喘不过气来。孙中山、黄兴不得不转向外国列强求救，以租让满洲为条件，要求日本紧急提供1000万元借款；以全国赋税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50万英镑，但都空手而归，只从日本大仓洋行处获得300万元。

最终，孙中山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接受和议。1911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两天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与此同时，袁世凯顺利地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4家银行组成的银团得到了大量资助，这4家银行分别代表着英、美、德、法4国。白花花的银子从4家银行的库房里不断地运送进袁世凯政府：3月9日110万两，5月7日300万两，6月12日300万两，6月18日300万两。

袁世凯有了大把大把的银子，坐上大总统的位子这才算颇有底气了。

前车有鉴，蒋介石绝不愿意因钱而吐血，更不愿意被钱逼得退位。何况这个雄心勃勃的宁波人绝不满足于一个总司令的位子，他还要一统中国，但他必须尽快解决军饷难题。

蒋介石一催再催，但广州国民政府油水已干，财源已尽，根本无法支付庞大的北伐军需。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自己去找新的财源了，广东不行了，那么哪里有财源呢？向西不行，那些地区更穷，向北也不行，那里被军阀盘踞多年，只有向东，他想到了中国最富裕的地区——长江三角洲，想到了长江东海交汇处、万商云集的上海。

上海是东南财赋之地。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也曾靠着上海接济过日子的。

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中写道：“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

作为浙江人，作为上海滩曾经的一个股民，蒋介石似乎和上海有着天然的缘分。蒋介石清楚在全中国，上海滩最有钱；在上海滩，最有钱的则是由一群大商人组成的江浙财团。他脑海中浮现出江浙财团大亨们的身影。

尽管上海滩十里洋场，遍地黄金，但大亨们愿不愿给钱呢？

钱成为蒋介石成败的关键。

四

如今在任何版本的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里都能找到对1927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血腥屠杀的叙述。权威的《辞海》（1999年版）对“四一二”事变有这样的解释：“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

蒋介石为什么要“勾结大资产阶级”，那是怎样的一群人？

五

在这群所谓的大资产阶级中，首先露脸的是这个人：中等个子，清秀的脸上架着黑边眼镜，镜片透出坚毅和精明的眼神。他叫陈光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江浙财团的核心人物。

蒋介石已经看中了他，看中了他背后的力量——江浙财团。

在1926年初冬，北伐战事正酣，此人和上海滩上所有的商人一样，都因战事而心神不定。

随着战事的发展，整个中国进入了亢奋状态。从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涨，激昂悲壮的口号伴随着火炮声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

上海的商人们紧张地关注着这股从大革命中心涌过来的革命浪潮。共产主义正如幽灵般在上海游荡，也威慑着黄浦江边外滩金融街万国建筑中的银行家们。

在这些银行家的眼里，上海最有情调的不是沿黄浦江而建的风格各异的经典建筑，而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钱从四面八方流进这些建筑中，然后又从这里流出，流向四面八方。上海外滩金融街，又称“远东的华尔街”，这时已经是中国工商界的经济心脏。

从外表上看，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依然散发着殖民地的气息。初冬的夕阳给外滩金融街的万国建筑群披上了一层金光，在黄浦江西岸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天际线。由外滩向西，沿着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一路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地闪烁起来，爵士乐透过临街的大玻璃窗飘出来，游人熙熙攘攘，又一个纸醉金迷、脂香粉腻的夜晚开始了。人们好像忘记了即将从南方过来的炮火，沉醉于笙歌燕舞的感官快乐中。

真是东方的巴黎！

但在这个东方巴黎，商人们已经无心于灯红酒绿、快意人生，尤其是银行家们。在宁波路上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里，总经理陈光甫忧心忡忡，他的书案上躺着一封来自大革命中心广州的来信。写信人不一般，叫孔祥熙，是一个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时任广东省财政厅长。

这封信，让陈光甫几乎夜不能寐。

陈光甫是一个典型的海归，是一个靠着自己的拼搏闯下一片天地，实现了“上海梦”的人。

当年，陈光甫在美国参与世界博览会工作，孔祥熙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就读，这位来自山西的大学生利用暑假时间前去密苏里州东部的大城市圣路易斯市参观世博会。两个同样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因此结下交情。

不过，多年后的陈光甫已非当年的小人物了。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陈光甫伴随着20世纪初中国商业的“黄金十年”，也进入了他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的上海银行拥有资本250万，存款32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国内20多个城市。当时上海著名报纸《申报》的广告栏中常常能见到一行醒目的大字：“上海银行，总资本250万元，诚待各地客商。”

陈光甫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

陈光甫的血液里流动着企业家精神。为了实现梦想，他早年不屈不挠，

工作狂似地发奋图强。如今，他已经成为江浙财团的核心，是上海银行界里的头面人物，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后人称他为中国的“摩根”，但他还有着更远大的目标。可惜的是，他没有美国银行家摩根那样安定的环境和法律保障，此时，南方战火又将烧向上海，烧向全国，很可能将他的心血事业和宏伟理想全部烧毁！

这也是上海滩所有商人心神不定的原因。

如今，这位“中国的摩根”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考验：孔祥熙来信邀请他去广州一游。

广州是一个什么地方？那是炽热的大革命中心，北伐军正是从那里出发的。在美国《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的笔下，1926年上半年的广州，“暴力”是这个城市的主旋律。他十分不解地写道：“人们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高涨，对北方军阀充满了仇恨，而暗地里中国人的权力之争，无不透出‘暴力’的味道。”

那里根本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暴力”中心，当年的朋友孔祥熙当上了广东省财政厅长。

在陈的记忆中，孔祥熙一脸的忠厚老实，永远带着憨厚的微笑，但做人做事有心计有手腕。陈光甫明白孔祥熙请他这样的银行家到广州去，绝不会仅仅是叙旧，当然也不是请他上街游行闹革命，而是因为他陈光甫有钱！

六

北伐战争打响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向北，势如破竹。这样的消息不断震撼着由孙传芳据守的上海。

8月底，北伐军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胜利——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吴佩孚从此一蹶不振。“叶挺独立团”因之名震中华，被誉为“铁军”。

9月17日，善变的冯玉祥看清了形势，调转枪头，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自己的人马全部归顺国民党，并率部进军陕西、河南。

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汉三镇，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11月8日，北伐军攻下南昌，孙传芳部主力被歼。

12月，北伐军攻占福建全境。

北伐军进军神速，让上海滩的商人们大感意外，黄浦江畔似乎隐约能听到南方的枪炮声。

10多年来，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军事演习场，枪炮声此起彼伏。真让人弄不清子弹究竟是谁打来的，又打向谁？在人们渐渐地对枪炮轰鸣开始麻木时，北伐军异军突起，秋风扫落叶般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插向中国东南部，统一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

这就像股市上的一波大行情，多方摧枯拉朽，涨势如虹，让上海商人真有点懵了，北伐军究竟是怎样一支队伍？总司令蒋介石又是怎样一个人物？

在商言商，生意人有着不同常人的思维方式：不管是谁赢谁输，有一点是肯定的，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党军打仗需要钱，党军的钱从哪里来？革命是生不出钱的，但革命是要花钱的。

上街游行的学生是没有钱的，闹工潮的工人也是没有什么钱的，有钱的只有生意人。生意人并不喜欢革命，也不喜欢党派争斗，但夹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却要拿出钱来。

这一点陈光甫心里很清楚，比那些一听到要出血就怨天怨地的商人要冷静得多。他经历过朝代变更，也一度向往革命，曾为之付出，还差一点掉了脑袋。

对于陈光甫来说，去不去广州，仅仅是一个形式，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与新生的广州国民政府建立怎样的关系？这个新政府到底能不能坐稳江山？毕竟孙传芳还牢牢地盘踞在上海，他的大刀队刚刚砍了一批共产党人和罢工者，情形惨不忍睹。政坛血雨腥风，让陈光甫不得不小心。

北伐开始后，这些问题就一直在陈光甫心中。他信奉商人远离政治的准则，政治却如暴风骤雨般地席卷而来，让人无法远离。这里不是美利坚，所有的法律、法规会被这些起事的草头王像扔破抹布一样扔在一边。

陈光甫把那信看了又看。他仔细研究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该《宣言》于1926年7月4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上通过。这篇文章写得言辞犀利、气势冲沛，是一篇振奋人心的檄文。其中的一些语句，他一直在琢磨。《宣言》中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又称国民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北伐的任务和目的是“剿灭卖国军阀之势